

首航途中谈时局



水师管带

著者：邹元辉

出版：宁波出版社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定价：45.00元

编辑推荐词：

十九世纪末的大清帝国，外有列强觊觎，内有盗寇侵扰，宁波镇海贵驹憩桥人贝锦泉带领四方勇士，驾轮船御寇击匪，一战成名。在内忧外患之下，左宗棠、沈葆楨、贝锦泉力排众议，呕心沥血数载办船政，只为制造第一艘中国战舰。

这是一本以贝锦泉成长为中国第一艘战舰水师管带作为叙述主线的历史长篇小说，讲述了贝锦泉向外国人学习驾驶轮船的经历；展示了宁波商人自筹经费，买轮船击盗御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小说用重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贝锦泉、左宗棠、沈葆楨等面对窘境，排除万难，多方斡旋、合力制造第一艘中国战舰的心路历程，穿插了激烈惊险、硝烟四起的海战场景，展现了家国情仇的壮志豪情。

本书在宽广的历史视角中，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用不同人物的起伏命运代替大事件，重现风云变迁的历史，完整地展现了中华儿女打击东海盗匪护卫商船及御敌卫国、不甘外侮的精神，建构起主流意识和大一统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

战舰驶出马江后，贝锦泉搀扶沈葆楨再次登上甲板。此时，无边的天际撒满了一把把碎金，滔滔浪潮在东北风的助威下，翻腾涌动，势如千军万马披着银甲在浩瀚的洋面上欢腾。沈葆楨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色，不由得诗兴大发，脱口诵道：“星月在天，一望无际。银涛万叠，起落如山。”

日意格竖起拇指赞道：“大人多才，述景如作画。”

沈葆楨没接口，扭头意气风发地问贝锦泉：“台湾在何方向？”

“大人，往前三百余里就是台湾府。”

沈葆楨抖开大氅，手一伸，接接单筒望远镜，顺着贝锦泉手指的方向望去，可茫茫大海中什么也看不到。放下望远镜，沈葆楨问：“战舰今日可抵达台湾？”

一旁的日意格急得连连摇手抢话：“不行，不行。大人，战舰首航不宜过远。”

“嗯。”沈葆楨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指了指贝锦泉，“敏修，你留下陪老夫。”

日意格知道沈葆楨有话要单独和贝锦泉说，知趣地和众人一起退下。

“大人请坐。”

落座后，沈葆楨瞥了贝锦泉一眼，说：“敏修，你与老夫不可能永在同一衙门。”

“大人要走？”贝锦泉惊讶中甚感惆怅。船政刚走上正轨，需要稳定，此时朝廷怎么能把沈大人调走？就算是升迁重用，那也得缓一缓呀。

可沈葆楨晃了晃圆圆的脑袋：“不是。”

贝锦泉猛然惊醒，联想这几天船政正在选护解至陕西军饷的头领，贝锦泉觉得一切都明白了，肯定是左大人拜受陕甘总督后点将要自己过去。想自己没了率舰北上受阅的机会，贝锦泉多少有点失落，不安地瞄了沈葆楨一眼：“那卑职要离开船政衙门？”

沈葆楨依然晃了晃圆圆的脑袋：“不是。”

贝锦泉糊涂了，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他细细揣摩沈大人的话意时，只见沈葆楨抬手指着前方问道：“看到什么了吗？”

顺着沈葆楨手指的方向望去，茫茫大海除了不停翻滚的浪花和空中闪烁的星星，

什么也看不到。贝锦泉只好老实答道：“大人，卑职无能，没看到什么，望大人明训。”

“台湾！”

“台湾？”贝锦泉傻眼了，这怎么可能，现在战舰距台湾还有三百里，除非千里眼下凡，不然怎么可能看到如此遥远的地方。

“对，台湾！”沈葆楨语气明显加重，他挺直了身子，手捂心口，“现老夫虽然看不到台湾，但这个中国第一门户久久萦绕在老夫心中。”

贝锦泉这才听懂沈葆楨的意思，马上表态：“大人常训示卑职等注重这座有‘七省藩篱’、‘南北洋关键’之称的岛，卑职必铭记在心。”

沈葆楨虚望前方自言自语：“随着各路叛军的剿灭，朝廷必由防内变改为御外侵。台湾位置独特，地小且资源匮乏的日本早就在窥伺这一重要目标。老夫近日已上奏朝廷，建议台湾设立行省，为中国守好孤悬海外的台澎地区。”

贝锦泉一开始恍惚觉得自己正在“加达”船上聆听左凯弟尼的国事点评。记得以前还觉得左先生的见解是对日本有成见，感觉这种提防是多余的，有点杞人忧天。可现沈大人也这么说，看来对日本真的要有所提防。听沈葆楨说完这番话，贝锦泉幡然醒悟，沈大人刚才说与自己不能同在一处，原来他是想为朝廷去守台湾。想台湾鸟道羊肠，箐深林密，本已艰难，且日本崇尚武士道精神，即使是悬殊之局，亦必不惜死战。贝锦泉忍不住劝道：“大人，台湾远离大陆，地理无要可扼，军器无利可恃，兵力不坚，民心不固……”

沈葆楨脸色一沉，打断并呵斥起贝锦泉：“食君之禄，当为忠君之事。为君分忧是臣子的本分，更何况我大清子民耐劳易使，只需训练有方，指日可转弱为强！”

贝锦泉的脸涨得通红，复又回到原话题掩饰自己的尴尬：“大人，日本真有这样的野心与能力？”

“敏修，老夫知你是好意。”安抚过贝锦泉后，沈葆楨的表情越发严肃，“十四年前，日本就有个改革派思想家吉田松阴曾妄言，一旦战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夺

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这些主张，在明治继位日本后，已正式成为最高国策。”

贝锦泉听了觉得有点耳熟，对，当初接收“宝顺轮”时，左凯弟尼在船上也对自己说过相同的话。记得左先生当时不但说琉球、朝鲜、俄国和中国都是日本觊觎的对象，还断言不出五十年，日本与中国必有一场大战、恶战。屈指一算，距左先生推测已过去十五年，也就是说，三十五年内该死的日本就会侵犯中国，贝锦泉不由得愤然问之：“刁猾贪婪的日本小国难道不怕被撑死吗？”

“台湾物产丰饶，乃产米之乡。桀贪鸷诈的日本觊觎已久，而觊觎必定开启衅端，这个结注定绕不开。”沈葆楨断言后，把自己的设想也说了出来，“中国断不能败于日本，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老夫要尽快设法抚绥、驾驭生番，借以保卫台湾。”

贝锦泉皱起眉，忧心忡忡地说：“大人，可方今各省军务刚平，疮痍满目，库帑支绌，国用不充，难以再开战。”

“嗯。”沈葆楨伸出食指摇了摇，“军务刚平不是坏事，可以把靖内寇作为强兵契机，兵有势如战有器，均乃御外侮基础。”

细细一想，贝锦泉感觉沈大人之言非常在理。两百多年前不足二十万的八旗军，面对尸相枕藉的惨状，不是依然突破了袁崇焕精心设计的宁锦防线，打下这庞大的江山。只是短暂的太平盛世让昔日剽悍的八旗子弟在祖荫给予的声色及大烟中迷失了方向，滋生出享乐和荒淫来，再没了威武雄壮的号角声和扣人心弦的马蹄声。想到这里，贝锦泉觉得作为中国自造的第一艘战舰的管带，更应有这样的豪情，于是拍着胸脯向沈葆楨表决心：“泱泱中国岂容小日本窥伺，若其肆意妄为，胆敢兴兵侵犯，卑职定让其死无葬身之地！”

沈葆楨眼里闪过一丝光亮，他要的就是这个。纵观历代王朝，沈葆楨觉得若想成为民族英雄，只能在御外中求得。无论强汉时的卫青、霍去病，还是弱宋时的岳飞、文天祥，他们都在后人心树起了丰碑。如今身处动荡不安的大清王朝，面对虎视眈眈的外强，处理得当，那就是民

族英雄，从此受后人的膜拜。若沉湎于淫逸甚至贪生怕死，那就可能沦为民族的败类，让后人唾弃。所以沈葆楨决意要为朝廷去守台湾，而在受命守台湾前，他得攒足守岛的本钱，尤其是战舰，它们是守护台湾的必备利器。只要有了这新式战舰，日本就不敢觊觎，更不敢开启衅端。沈葆楨还想好了，一旦就任上岛，就立即设法对当地百姓顺其性而抚之，借以立社仓，广谋储积，必能守好台湾。望了望一脸英气的贝锦泉，沈葆楨叮咛：“据周懋琦即将拓印的《全台图说》一书介绍，台湾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即钓鱼岛），可泊巨舟十余艘。此乃上苍赐给中国战舰的停泊之地，以后你多关注此岛。”

“‘钓鱼台’，嗯，卑职定铭记大人告诫。”

沈葆楨吁了一口气，挪了一下屁股，待身体调整舒坦后又问：“船政学堂学员调教得如何？”

贝锦泉心想，自己刚才已说过这些学员聪明，日后必为大清王朝栋梁，估计沈大人担心言过其实。贝锦泉眼珠一转，干脆拿舰上的水勇对比：“回禀大人，经洋教员教导，这些学员上舰后稍加指点就懂了，比起当初招募的水勇强上十倍。”

“嗯。那就好。”沈葆楨说完推椅起身，贝锦泉赶紧上前，顺着对方的脚步向船舷走去。沈葆楨边走边说，“敏修，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船之费万不可省。这台湾之险，可谓甲诸海疆，而兵船控驭四海，乃国家长安之策，所以船政诸事切不可停，尔等务必加倍训练。老夫需一支强大的舰队和士气振作的水勇来护台及琉球。”

等沈葆楨靠着船栏站定后，贝锦泉这才开口：“卑职定不辜负大人厚望，募练好水勇，确保制造处新舰下海时都有优秀的管驾和水勇供大人挑选。”

“嗯。”沈葆楨抿着嘴应了一声，望着茫茫洋面，思绪随战舰在浪涛中起伏不已。守台湾也许是自己仕途中最艰辛的事，但面对外敌的觊觎，作为臣子有责跨马提枪捍卫江山，况且只要船政不停，不出三年，就会有一支出色的舰队，虽不能与欧美强国相比，但对付同时起步的日本，自然是绰绰有余。

节选自《水师管带》

